

铁托主义的实践

(供内部参考)



鉄托主义的实践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Fred Warner Neal
TITOISM IN A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供内部参考)

铁托主义的实践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

统一书号：4017·80

1963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frac{1}{32}$
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53千字
印张 6 $\frac{1}{16}$	印数 3,001—5,000册
定价(10) 1.00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弗雷德·华納·尼尔是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曾任《华尔街日报》駐苏联及东欧各国記者。1954年他得到美国各大学現場研究基金，以后又得到美国哲学学会資助，在南斯拉夫搜集材料并进行研究。本书就是他这一研究的結果，于1958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书第六章《經濟的管理和控制》和第八章《农业中的改革》，曾先行譯出，与另一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查尔斯·麦克維克所著《鉄托主义》一书的一部分中譯文合为一册（书名《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由我館于本年3月間出版。因此，在这一譯本中，这两章只保留章名，譯文从略。

这一譯本是由几位同志合譯的，譯者姓名分別附在每章之后。由于翻譯時間仓促，并限于水平，譯文和譯名虽已尽量注意正确和統一，仍可能有疏忽錯誤之处，尙希讀者指正。

商务印书館資料室

1963年7月

目 录

序 言	3
第一章 导論	7
第二章 新学說	21
第三章 共产党	41
第四章 領袖	89
第五章 新的政治制度	96
第六章 經濟的管理和控制	123
第七章 地方管理的改革	124
第八章 农业中的改革	149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放松	150
第十章 对鉄托主义的反应	169
第十一章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概述	185

序 言

自从 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出去以后，南斯拉夫人就一直实验着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且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它们是和通常与苏联类型的共产主义相关联的那种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有所不同的。南斯拉夫的实验是马克思主义从俄国革命以来最使人感觉兴趣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发展；这种实验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包括苏联在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斯拉夫的改革显然反映了一种企图，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而同时又具有某些政治民主成分的社会。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社会。根据南斯拉夫经验对于本问题所能提供的说明，我希望本书将会满足一种要求，这个要求是超过了学术研究所限定的那种相当狭窄的范围的。

本书目的是要追溯这种新的改革的发展及其所根据的理论，同时对这些改革加以说明并估计其重要性。重点是要说明一直到 1954 年的发展，因为这时基本型式已经形成。但是新的南斯拉夫制度仍然是不完全的，它还在不断地改变。本书所试图说明的南斯拉夫制度正是它在 1957 年所实行的制度。本书原来只打算论述它的内部发展，但在本书写作完成以前，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就出现了某种和解；而 1956 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也出现了惊人的发展，这是受到铁托主义冲击的一种反映。就我们所理解的，这些发展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南斯拉夫内部的情况。可是本书后面加了一章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简述，可以帮助读者把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

系及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互相配合起来研究。

在評介南斯拉夫情况的时候，我是根据我在南斯拉夫所得到的个人經驗而作出判断的，这是在共产党情报局 1948 年決議前后的时期，特别是 1954 年我在那里从事詳細研究的时候。我亲自考察了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中每一个共和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实施的情况，参加了工人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組織的集会、工人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組織的公民大会、公民小組、法院和共产党委员会。我曾經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員——由鉄托起一直到下面——談过話，也和无数普通公民談过話。

此外，这本著作也是根据下面的材料来写的：南斯拉夫法律原文、政府文件、公告、其他官方刊物，以及南斯拉夫书刊和报纸。我又利用了我在苏联的亲身体驗和苏联官方資料，也利用了在国内外交表的有关书籍、文章和报告。除了駐貝尔格莱德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对外研究組所提供的联合翻譯服务处的南斯拉夫新聞每日摘要的某些項目以外，凡是引自南斯拉夫語文的刊物材料都是由我自己翻譯或是在我指导下翻譯的。凡是《战斗报》的引文都是根据貝尔格莱德版本，凡是非貝尔格莱德版本的都另外注出。

本书有的材料引自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出版的各期《法律和社会科学文汇》和《国际政治》，但在能获得該两刊物英文版《南斯拉夫新法律》和《国际事务評論》的时候，則引各該刊英文版。凡塞爾維亞-西利尔文的书名和专名都用同义的克羅地亞拉丁譯名。凡由俄文譯出的书名和专名則照美国国会圖書館所规定的方式处理。

关于所有南斯拉夫新改革，包括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詳細分析，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过，虽然某些著作曾經討論过在脱离共

产党情报局以后的南斯拉夫某些方面和一般情况。有一些討論南斯拉夫的著作——特别是用英文写的——是由和东欧有种族关系的人写的。其中有些作者的文章未免有些感情用事；可以理解，这些作者的这种感情无疑是难以克服的。我对于这个题目沒有被感情所左右，不管这种感情是种族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同时我还尽量避免根据字面意义对于理論作出判断，因为这种判断讀者自己是能作出的。

一个外国人来討論別的地方的制度，总不免有点冒昧。对于南斯拉夫的情况來說特别是如此，因为这种制度是一种完全新的制度，而且还在演变之中。虽然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錯誤，可是錯誤——事实和解释两方面的——并不是不可能已經潛入书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說，这是为了学术研究以及和平与了解的目的——我很高兴地說，这也就是为了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老老实实犯下的錯誤。

我要感謝美国大学現場研究組的协助，当我在 1954 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是該組在南斯拉夫的代表。我也要感謝美国哲学学会的协助，該会为促进这种研究曾經撥給我一笔专款。我感謝前者允許我大量引用《美国大学現場研究报告》。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曾經得到美国駐南大使館和我的朋友詹姆斯·李德尔柏格大使的通力合作。在許多想尽一切办法来协助我的南斯拉夫朋友中間，我要特別感謝下列人員：馬蒂奇，现任駐美国首席通訊記者拉济奇，联邦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立法秘书长兼立法委员会主席卓尔杰維奇，现任联邦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經濟事务秘书长格里格罗夫，紐約南斯拉夫新聞处副主任諾瓦科維奇，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波斯塞維奇，德热拉斯，南斯拉夫副總統卡德尔，前任外交副秘书长貝布勒，鉄托總統秘书处秘书长維尔芳。这几位先生

毫无拘束地和我交談，尽可能詳盡地解答我所提出的問題，而且經常提供非常寶貴的文件。可是，不用說，解釋和結論都是由我自己提出的。

我也要感謝密執根大學的波洛克，洛巴諾夫-羅斯多夫斯基，麥賽爾，布里敦諸位先生，他們審閱了原稿的一部分。我在和下列諸位先生以及另外多位先生討論有關南斯拉夫發展的時候也獲得教益：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科斯坦尼克，舊金山州立大學托馬謝維奇。

我還要感謝洛杉磯的貝克女士，在打最後手稿的時候蒙她大力幫助——這遠遠超過了她份內所應做的事情。當然，如果不是我的妻子在我搜索枯腸從事寫作的時候，表現出超人的忍耐力，我是無法完成本書的。

弗雷德·華納·尼爾

克萊芒特研究院

克萊芒特，加利福尼亞

第一章 导論

1945 年在南斯拉夫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按照苏联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所规定的路线，組織了他們的国家。^①所有的工业和大庄园都收归国有，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工业化綱領很快地推行起来。联邦計劃委员会制訂了詳細的苏联类型的計劃，工厂由联邦掌管經濟的各部 and 局直接领导。根据 1946 年的宪法成立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門的內哥羅、馬其頓等人民共和國，但大權操之于联邦政府。联邦監察委员会監督联邦法律在全国的执行。联邦內政部，同它下面称为 OZNA（人民國防部）^②的政治警察，消灭所有反对鉄托政权的势力。

国内全部政治社会生活都由共产党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控制。战前的政党大多数被宣布为非法。那些保留下来的政党被迫通过具有統一綱領的統一人民陣綫来从事活动。这个綱領是由共产党指定的。共产党也是人民陣綫的一个成員組織。但是只有它保持着独立的政治組織和綱領。同时作为政府和党的領袖的鉄托，掌握着最高的权力。^③

① 沃林奈尔：《东欧的革命》，伦敦唐斯泰尔出版公司 1950 年版，第 19—20 頁；
賽頓-華生：《东欧革命》，伦敦麦秀恩出版公司 1950 年版，第 220—223、246—248 頁。
又參閱薩夫卡·達謝維奇-庫卡爾：《政治經濟學》（薩格勒布 1953 年版）一書中關於鉄托早期措施的敘述。

② 后来叫做 UDBA（国家保安部）。

③ 罗伯特·克尔奈尔編《南斯拉夫》，伯克利与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380—382 頁。

虽然在战后最初的几年当中，南斯拉夫好像是一个标准的苏联卫星国，但是已经有几种因素在活动，终于使这种表面现象归于消失。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卫星国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在南斯拉夫——只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上台没有需要苏联的多大帮助。还在苏联军队于1944年下半年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前，铁托的游击队依靠英美的支持，就已经在国内大片土地上清除了轴心国入侵者。^①由于战时的游击队包括了南斯拉夫所有各种族的和各地区的大量人员，^②所以至少同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比起来，铁托称为一个民族领袖是有他自己的权利的。而且不像别处的同志们那样，他有一支久经考验的、基本上是效忠于他的军队。

这样，当他同苏联的分歧开始发生的时候，铁托所处的地位特别有利于维护自己的观点。分歧果然不久就出现了。^③分歧的范围涉及以下各个方面：南斯拉夫的新立异的工业化计划、苏联的经济扩张的企图、南斯拉夫人不愿听信苏联顾问的建议，以及反对苏联内政部招募南斯拉夫人等等。另外还有行动和理论方面的分歧，关于南斯拉夫对农业集体化的特殊途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作用，以及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的外交政策分歧等等。

同时，苏联组织了共产党情报局来对付南斯拉夫人所表现的

① 德第耶尔：《铁托》，纽约赛门-舒斯特公司1953年版，第7、8及14章。同时参阅卡皮耶塔诺维奇：《铁托和游击队》（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出版社1949年版）第7章中的记述；莫·皮雅杰：《苏联对南斯拉夫起义的援助》，贝尔格莱德费茨罗依·马克林1950年版；及《由脱逃到冒险》，波斯頓李特爾，布朗公司1950年版。

② 参阅卡皮耶塔诺维奇，前引书。

③ 以下各书均有讨论：克尔奈尔，前引书，第21章；沃林奈尔，前引书，第3章以及尤兰姆：《铁托主义与共产党情报局》，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3及4章。同时参阅以下各书中的南斯拉夫的观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贝尔格莱德1948年版，及德第耶尔，前引书，第171—395页。

那种“民族主义偏向”。苏联同南斯拉夫双方领导人之間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文件交换。当铁托拒绝——如共产党习惯所要求的那样——完全承认他的错误，和承认有了偏差的时候，苏联就把南斯拉夫从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出去，并且开始把他们叫作共产主义的敌人。^①

正是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个决议，促成了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些将在以下各章中论及）。随着决议本身而来的是更为具体的敌对行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整个苏联集团加于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远远没有能“逃出”苏联的掌握，在受到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打击以后，陷于惊惶失措的状态。正如别处的共产党人一样，南斯拉夫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是爱戴和顺从的，其所以成为叛徒，就是因为莫斯科认为凡是不完全服从就是邪说异端。共产党情报局的开除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引起了一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危机。他们犯有错误是可能的；但他们的错误竟至成为不可挽救的大罪，而且正是所崇拜的对象把他们“革除教籍”，却是不可能想像的。虽然铁托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在这个决议作出以前的几个月早已感到会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可是他们发现开除的实际行动不但可怕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们之间普遍地患有身心的毛病。例如，铁托那时就第一次生了胆囊病。^② 已故政治局委员鲍·基德里奇告诉作者说，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以后的日子里，他“度过痛苦和失眠的一些夜晚”，而且“内心里进行了斗争，皮肤上发生疹子”。布·约凡诺维奇是门的内哥罗的党的负责人和联

① 苏联的指责和南斯拉夫的辩解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开除的决议均发表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伦敦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48年版。

② 德第耶尔，前引书，第365页。

邦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承認這項決議是“我所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說南斯拉夫的共產黨領袖們感到難於接受莫斯科的抨擊，那末一般群眾就更是如此了。他們的體驗，正好像美國羅馬天主教徒們一朝醒來，發現全美國的教士們都已被開除教門那樣的感覺。

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在心理上難於了解，加上對於一般黨員的反應捉摸不定，這些是他們在被開除后的日子裡感到進退維谷的原因。他們簡直等於乞求似的，希望把他們再收回到共產黨情報局的懷抱裡去。鐵托在1948年7月第五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裡，表示了他對蘇聯的忠誠，並作出諾言，“將盡一切力量改善我們黨同蘇聯的關係”。鐵托說，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同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為蘇聯的政策“過去和現在都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當他結束對大會的演說的時候，大廳裡响起了一片歡呼：“斯大林萬歲！鐵托萬歲！”^①

同樣，除非承認南斯拉夫人或者希望莫斯科饒恕他們，或者在心理上還未能接受他們的新處境這兩種看法，否則1948年夏季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多瑙河會議上南斯拉夫的行动就無法解釋了。南斯拉夫外交部一位高級代表充當了蘇聯領袖們的非官方的發言人，而且南斯拉夫代表團經常不顧自身利益，同蘇聯投一致的票。^②

然而同時，鐵托及其助手們也堅持過自己的立場。鐵托告訴第五次黨代表大會說：“我們能夠只是因為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里

① 鐵托：《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第136頁。

② 參閱《倫敦泰晤士報》1948年8月11日第4版的記載以及《紐約時報》1948年8月12日和8月13日第4版的記載。

这样說就放弃一切，并承认自己真的是民族主义者嗎？当然我們不能……承认这一点。……[決議的]签字者們全然沒有考虑到客观真理。”^①

对苏联的这种反抗，尽管是帶有妥协性，在南斯拉夫非党員的群众中无疑是很普遍的。在傳統上不問政治的农民虽然很少表示，而在較有政治感的人士中間，是把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苏联等同起来看的。虽然最初有所怀疑，他們现在却不得不把可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看作是抗拒可恨的苏联的主要卫國者。^②由于处在这种困难地位上，許多人必然就或多或少地变成現政权的支持者，尤其是当秘密警察忙于追踪共产党情报局分子，而中止了麻煩他們的时候。^③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于消灭民族主义的宗教斗争，本来已經获得显著的进展，而这种斗争，在他們組成国家以前，很早就成为南斯拉夫人的禍害。如果說这个問題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已經被擱置起来，而不再成为重要的政治問題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第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党——在1948年以后所承担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任务，把塞尔維亚人同克罗地亚人之間的、羅馬天主教徒同希腊正教徒之間的斗争，更加推向后面去了。虽然有些人会感到，大家共同反对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可是比較起来，并没有多大理由来批駁德热拉斯在1951年的下面这种判断，他說：“我們的政府，因为对抗苏联，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在人民中間的地位已經大大加强了。”^④

① 铁托：《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第131頁。

② 《紐約时报》，1948年7月4日，第1版。

③ 1950年秋天作者曾經和旧政权的几位官吏交談过，而在前几年他們是不敢和作者见面的。

④ 《战斗报》，1951年11月13日，第1版。

在共产党情报局通过決議的前夕，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概是所有卫星国中最恶劣的了。且不談南斯拉夫人在冷战中一貫支持苏联，他們的不民主的方法以及米哈伊洛維奇將軍的被处决、斯提皮納奇大主教的被监禁，都为西方輿論所不滿。此外，他們又击落了在南斯拉夫国境附近飞行的两架美国空军飞机，結果有两名美国軍人死亡。再者，还有关于南斯拉夫多瑙河舰队的被扣留、前王国政府在紐約的黄金存款以及美国对征用财产和租借物資余額的要求等爭执。^①

西方外交家既不能不考虑到整个共产党情报局事件可能是一件复杂的苏联策略，更不能不为南斯拉夫忠于苏共的声明及其在分裂后第一年中对西方国家繼續采取敌对行动所迷惑。一直等到1950年11月，美国政府才在事实上表明支持鉄托和相信他同苏联分裂的真实性。这项政策是在杜魯門总统致国会的一封信里表明的，信里說，已經在共同防御援助基金中支出一千六百万美元，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这笔援助是应南斯拉夫在1950年10月20日的一件照会中的正式請求而給予的。在总统咨請国会后，又提供了更多的救济，总统咨文中有下列一段話：

自从克里姆林宫同南斯拉夫分裂以来，本政府的政策一向是帮助南斯拉夫保持独立的。南斯拉夫的繼續独立，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成員国的安全，对所有同它們携手共同对抗苏联侵略的威胁的国家，都极为重要。对于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威胁，并且把苏联势力抵挡在欧洲最富战略意义的区域的外面的一个国家，我們是能够帮助它保持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們国家的利益。^②

① 讀者如果想了解关于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參閱《国务院公报》，第18卷，第447期，第117—119頁；第456期，第423頁；第459期，第521—522頁；第19卷，第474期，第137—149頁；第477期，第225—235頁；第479期，第301頁；第20卷，第403期，第231頁；及第21卷，第543期，第832頁。

② 总统1950年11月29日咨文，載于《国会记录》，第八十一次国会，第二次會議，第12章，第15954頁。

美援的直接結果就是南斯拉夫开始执行亲西方的对外政策。同时，就对內政策來說，南斯拉夫人也已經开始逐漸脱离苏联。最初，这几乎完全表现在理論范围之内。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們也是先离开起初完全消极的地位，然后才发生变化的。实际上他們很难有选择的余地。苏联的連續不断而且日益加剧的敌視行动，逼得鉄托和他的同志重新考虑他們的整个地位。现在有必要为他們作为苏联集团以外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地位，寻找一种思想体系的基础。既然发现苏联式共产主义至少有一点与他們不合，很快就引起了对其他方面的检查。^①

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既然他們还是共产党人，而苏联共产党人却在反对他們，这就意味着苏联人并不是好的共产党人。“好的共产主义”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件事。南斯拉夫人坚决认为，由于斯大林独創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轉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其結果苏联就脱离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証据就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平等地位采取了帝国主义式的否认态度”，就像共产党情报局所表现的那样。^②从1949年秋天起就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声明和文章中一再反复出现这样一种論点，即斯大林犯了对基本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錯誤。^③

从此，南斯拉夫人制訂了他們自己的新理論——以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理論，而所作的解释則与苏联的理論有所不同。这就

① 弗·华·尼尔：《南斯拉夫的改革》，載《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評論》，第8卷（1954年4月），第228頁。

② 參閱德热拉斯在《列宁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關係》一文中的討論，載《共产主义者》，第3期（9月），1949年，第1—53頁。

③ 同上。同时參閱以下文件：皮雅杰在1949年11月12日《战斗报》第1版上的一篇文章及鉄托在联邦国民議會上的演說，《战斗报》，1950年6月27日，第1版。